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九十一

起紹興九年正月五日
丙戌盡十四日乙未

九年正月壬午朔五日丙戌賜新復河南州軍赦

門下 朕以眇躬嗣承丕緒明不能燭德不能綏

為人子孫不能保其所付為人父母不能全其所

安雖窮宵旰之勤未息邊隅之警當國難軍興之

憂雖窮宵旰之勤未息邊隅之警當國難軍興之

憂衣冠流寓而失所黎

在 朕躬胡顏以寧側身思咎至於宗祧緬隔陵
寢久荒梓宮未卜於因山天屬尚留於遠域荼苦
斯極振古未聞賴將相之元臣推忠協德資爪牙
之衆士戮力同心繕甲治兵內以訓練於行伍固
軍峻壘外以保守於封陞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
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圖與戢宇內之
干戈用金^全民命自茲愛養士卒免罹轉戰之傷蠲
減賦征漸息編氓之力俾南北悉臻於綏靖而國
家遂致於救寧嘉與群生格于康乂肆頌曠蕩之

恩用慰邇遐之俗於戲睦隣修好既通兩國之歡
和衆安民以圖萬世之利尚賴文武之士同寅協
恭疆場之臣廟終如始共扶興運永底丕平咨爾
多方體予至意金國許退還河南地講和故有此赦

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爲大金國信報謝使錢恧
副之

金國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許還三京地故遣韓
肖胄錢恧爲報謝使副與之偕行韓世忠聞和議
已成不喜伏兵洪澤詐令爲紅巾欲候通古等回
和議南北使已行過揚

副使胡昉密告

其事時大驚白于肖胄肖胄遂具奏乞改途自負

和廬州取道淮西而去昉字

御名顯

建炎三年知淮

陰軍世忠駐軍江陰昉厚奉之後辟昉淮東宣撫

處置使司參議紹興五年除知楚州兼主管沿淮

安撫司公事八年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皆世

忠成就之力使人改途事世忠深怒昉皆已世忠

知郝卞漏其謀追卞欲殺之卞棄家奔鄂州投故

人李啓啓納而蔽之啓者岳飛軍中回易官有心

計能幹旋財賦惟着布衣草鞋雨中自執益步砌

佐飛軍用甚多有歸正人周金者與通古舊知奏

取旨乞送通古至對境通古至安豐軍金贈詩爲

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幾經秋明月望不見白雲

徒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話知何日如

今已白頭通古性聰慧秦檜嘗以胡銓上書示之

通古一覽能記誦初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

燾力紙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言切恐且

得罪遂託疾在告檜使諭之曰比扉闕人上欲

以公爲直院然亦假塗爾云疾平宜早出燾大駭

天燾乃不主和議者萬一

指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
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愛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
由他人矣坐此不遷遂不預國書事

王倫爲同簽書樞密院事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
地界使藍公佐副之

王倫自龍圖閣學士除同簽書樞密復使金國

制曰 朕摠攬羣工圖回萬物眷言宥密實秉樞
機體隆參佐之聯位在疑丞之次宜惟用德亦以
勸功具官王倫宇量坦夷機神敏悞出先正名賢
之後有流風遺範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萬

里之使無以家爲道二國之言各如意出卓爾傾
河之辨毅然叱馭之忠酈生憑軹以下齊城毛遂
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效有溢前聞 朕念陵寢
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闊星紀既周北道謳吟民
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諭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迓
還轅就承故壤爰陟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
旣榮厥心毋乏吾事噫復武文之境 朕將無愧
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冊

十日辛卯戶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
其辭免不受至是除徽猷

兼侍講蘇符行詞有曰庶幾
朕得優禮之宜而卿遂委蛇之適焯五具辭免遂
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初焯辭免劄
子有云皆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
于今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秦檜見之不堪其用時
用二字深銜之乃見 上具言尹焯劄子有云比
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尹焯有所議論不可不為
施行欲乞將尹焯所上文字盡付中書當為詳酌
行之 上遂以焯奏疏盡付朝廷而檜切齒矣
十三日甲午金人知宿州趙榮來歸

十四日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煇上李光書
紹興九年正月十四日具位謹再拜獻書參政丈
閣下某自束髮成人接士大夫知己能稱閣下為
令於平江能抗朱勔而失官繼登御史則又觸權
臣而得罪某雖碌碌庸衆浮沉李巷然而亦知欽
慕閣下信剛決君子人也晚得與諸郎遊卒又登
門獲侍中屢誤辱存囑甚厚退雖感激及進觀閣
下之所履不無稍異於昔時某前日欽慕之誠亦
稍解體而不能無疑也非巫閣下也蓋閣下自起

披其實迹以較閣之下晚節似覺前
挺特不羣之風少衰徒有傲岸虛驕之氣堆壓聳
俗而已非獨某不能不疑舉天下有識者莫不皆
疑之然尚以謂閣下爲侍從不得專造居朝廷不
甚久上下方安於積薪未然雖閣下獨欲有所建
明世必以謂不詳人亦未必見信當且泯然尸位
必將有待而發爾屬者黠虜遽求講和遣詔諭使
至以甘言誘我以無禮臣我以盟誓制我以重幣
窮我舉國誼譁議論不一上貽當宁之憂下疑四
海之聽詢詢彌時不定未遽聞閣下召來造朝天

下之人與夫賢士大夫欣欣然皆謂閣下曰泰發
至則事當有所折衷矣尚妄意閣下靖康之朝挺
挺之節固在履此危機正昔所謂有待而發者庶
幾能爲聖主開陳存亡利害之勢維持善後之策
盡識虜詐洞悟天聽斷此國論不數日閣下既至
遽復合爲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
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諂取執政爾已而果然
於牟利祿之移人一至是邪管子曰禮義廉耻國
之四維蓋禮義立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不
取不耻則無所不爲匹夫若是猶不

國家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朝廷安危之計從可知矣閣下平昔自謂高明卓立何爲至此遂不知人間有廉耻事乎其竊意閣下殆將文其過曰柰何聖主重以懷念母兄之切至亟於粹宮之速還帝聖堅決不容悟移以此欺天下爾斯民未可欺也今朝廷豈少閣下哉閣下若以死爭之不得其職而去是亦以道事君之一効也某聞忠孝從義而不從父閣下豈不知帝王之孝與臣民不同匹夫立於鄉黨士大夫立於朝紳則固當謹信行脩末節飾禮文以求區區之譽

爲揚名立身之基帝王之孝唯安宗廟固社稷使祖宗之業萬世不墜其爲孝固甚大而不可企及其或不然乃下同於匹夫拘拘於禮之末節事幾一去九廟四海且不可保况其他乎不爾漢高祖終不屈楚忍發分羹之語遂當爲萬世大不孝之罪之又况黠虜之詐屢講無驗之和信効明著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可掩也覆車不運參政夫豈不洞知之且自宣和以來先帝始與此虜爲海上之盟彼固首唱夾攻之約遼虜旣滅固常割啗我矣沙塞萬里空空數十城曾不

卒竭中原膏血以安之曾未三載中國之腴盡在九州黠虜知我之弊而燕薊有積年矣卒假虎翼一奮并京國而取之閭下豈不見前日之割我燕薊初不得闕而託迹也今夫釣者必以餌釣不以餌不得魚也始虜欲釣中原前以燕薊爲大餌我既不悟其機而貪其餌既一釣而舉之矣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虜既襲廣陵又襲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雖蹂踐殘戮流血川野酷莫此甚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其利害固萬萬於靖康之後不然虜之欲和已講於

前日我必推誠待之不復迓避尚何約至今日哉自是雖歲連兵淮甸而天其或者將俾我以中興諸將激揚無曩日奔潰之風而胡馬屢北國勢稍亦似張自此固當嘗膽思耻且示漢大帛之冠何事不可爲哉比年以來黠虜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或至於遂強也及發於數歲闕伍汲汲然萬古里遣使見招於大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爲之和空我之國困我之師欲異日一舉以見爾今來果如其計安欣然一歲再使許還地而來和也閣

賊計耶今將舉前策復割中原爲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竭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弊况今欲竭江南偏左一方求實中原某習見不数月彼遂安坐受吾贖矣閣下亦又不悟此賊自長驅中國所過誅掠劫虜無不空空群邑也况今以久陷中原一旦弃之而去固當掃地盡矣不過留數空城老弱疾病溝壑之餘貽我以大累想見繫虜之後父哭其子妻哭其夫冤號之聲痛徹天地豈易舉目屬耳也哉今諸公乃所謂不求而自得欲欺主上以太平者盡爲天

下無人乎唯其不求而自得此所爲以虜之計也伏讀赦文所復州縣減免三年蠲於差徭五年兵官各令按月支給衣糧請給或加犒設或令存恤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旣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矣何從出手諸公殆將舉所謂燕山免夫前復得之手不特此爾將見數月之後衆使還來紛紛歸報且曰虜當供陵寢當修宗廟當葺官府當治城郭當築庫藏當實老幼當賑百役紛然將蝟毛而起不知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

兩官爵出賣戶帖預借和賣頭會筭歛

之法略已盡行剝膚推體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從出乎加之虜使自此勢須結轍而來數以重幣困我供奉禮物動計百萬再三往復傾困竭囊不能支矣閣下曷不令板曹詢藏之有無可指掌見矣今日已有三空之設矣異時那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虜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虜人並無須求某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鍾也哉儻或梓宮可還真偽未辯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天恩百索累至決不可繼又且數至四方之費恐未能給閣

下若不早悟斷以獨見開悟聖聽旬月之間拱手無策行見江南無立卓矣尚何有於中原哉參政丈豈不知中原乃吾之版土我之國威稍振自可一舉而復又何必少有忍於須臾徒託重幣急求市之以取後禍彼或稍有慮意轉足而後至則其失猶前日也國力屈矣閣下不可以不早慮之也不然可使淵聖鑿輅未還而果遂南歸由辱留之久險阻備嘗盡識虜詐力發姦謀洞然曉主上則閣下諸公誤國之罪將無所逃一旦敗露頭爲孤豕豈可得矣而閣下計且脫略明

快早建善後之策歷告吾君尚可久也
又况自古連和結好講鄰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
者固多有之如觀火正試數其一二論敵國之勢
惟我大而彼小則可和我強而彼弱則可我和盛
而彼衰則可和不然我大而彼亦大我盛而彼亦
盛皆可和也何則蓋我大我強我盛而彼以小以
衰以弱求請和於我則全在我我安得而不受既
受之矣彼或敗盟或有可取之刑或有可乘之機
顧不妨我徐舉而覆滅之蓋我全制其彼擒縱在
我也如此豈不悅其和哉設或不請和於我尚當

求之何敢拒也至於大小強弱皆如是而和則其
勢各不相吞噬也故一講和則可以彼此皆奠枕
而長存如不得已交隙而用兵又勝負未可知也
如此而和則和在彼此皆可和之勢也若乃我小
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
旦暮之存彼固不可知也蓋和全在彼擒縱在彼
彼何憚而拒我哉如是利害曉然尚或請和於彼
則是速滅而已矣西漢之與匈奴本朝之與遼虜
和也皆以安強盛大適相若也相與之和蓋利在

人猶爲漢患遼虜數驚邊鄙正猶禽獸

以信義結也雖然曾不知以爲大患者以
其皆可以相制服也及觀六國之與秦和也秦
未嘗不欲和也秦欲用兵而自若也卒之一朝乘
機遂一舉而滅六國以此小和大之明驗也石晉
之與契丹和也契丹未嘗不與之和旣和以契丹
倨慢自若也終之一旦豺狼易心耶律德光亦一
舉而滅晉此亦弱和強之明驗也不必更求遠證
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
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
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寄耳曾何害於和哉此

此亦衰世之明驗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則今日
之和諸公不過謂梓宮可還中原可復不暇他虜
否曾不思不測之虜今甚大矣甚強矣甚盛矣積
歲累時方此有心於此我鄙我國必萬計以規萬
全一旦當連兵未解忽若風雨退散神鬼潛藏欲
還地而修和於吾我固當思曰彼何爲而畏我憐
我愛我而遽和我哉顧此賊計之見啗亦曉然矣
不知閣下明知獨步當世可爲獨不悟此柰何今
之市井愚夫愚婦皆能知此虜之詐若閣下果獨
不知也儻閣下知不可徒媚宰相取尊

而不以告吾君是不忠也爲大臣而不
智不忠果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况今聖主以孤
子之一身獨立於上基本單寡隲費而易拔其危
又萬萬於靖康又豈堪復當此不測之虜乎何閣
下爲御史則能言人之是非今爲執政遂不知其
非耶安有身爲大臣坐視君上貶屈尊稱臣與醜
虜恬不爲恤諸公世自儒業號爲知書此豈平昔
所學於聖賢致君之事業哉今天子以 祖宗之
天子承 祖宗之大統因臣民之愛戴建大號即
寶位於今十有三年矣天地社稷宗廟神靈實臨

之今無故遽爲番犬傲弄而一旦貶屈於是耶閣
下勿謂前滅裂支吾可以欺天下數月虜使復至
前事固在今不改爲自茲將見朝廷戎詔不暇矣
此事於古無有唯唐高祖之初未得天下使嘗臣
事醜虜以大事及石晉假契丹以建國遂有此厚
禮然其終亦卒爲所滅其後則國家肇造之初南
唐李煜嘗觀規模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
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効此蓋強弱盛衰之理
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衆
有人但當謹謀於帟幄收虜弊以賞

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
太后淵聖之不歸諸公能早暮以思致君以堯
舜乃不念之日求臣是於醜虜欲誅民之膏血以
充虜幣而不知愧豈不哀哉若此數事以平日觀
之宜非望於閣下所肯爲也設若主上睿謀獨
斷未悟虜機閣下宜思天下所以責望於已固當
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
越國之男子也揚名夷狄功顯聖朝非閣下而誰
况天子仁聖容受直諫體貌大臣閣下雖犯顏嬰
鱗甚不過奪識宮祠而已此而不爲是閣下惜濡

足之故而不拯天下之溺不止始謾一言但已又
揚譽欺天下曰前日非我力爭安得殺禮遽至於
是某雖至愚猶不之信况有識之士哉若褚遂良
諫高宗立武昭儀卒至還笏殿陛乞骸骨歸田
里將甘心貶死若此斯可謂大臣矣又趙中令相
太祖皇帝嘗爲一事擇官申令列二臣姓名進
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進而不用如是三覆問
而中令卒不易前人太祖盛怒裂其奏擲置殿
陛下令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
碎紙補綴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

二臣此朝廷至細事也而趙中令猶確然終不奪於太祖之盛怒而卒用之大臣事君不當如是耶况今是事實繫宗社存亡閣下忍輕於詭隨乎事已亟矣今諸公偃塞自爲得計昂然百僚之表施面目於通衢出入稱參政以耀輦俗此何耶向使他人居閣下之位爲閣下之爲閣下適在遠外五松閑澹而視之豈不笑絕冠纓也哉閣下平日之志自許如何今一旦昏於利祿門生故吏徃徃又從而譎諛閣下爲伊尹周公之才某竊恐閣下必不自知其非猶以謂日前之虛譽可

以襲而取也不知今天下之人已亟口訕笑閣下平生之僞矣某獨不忍退而非詆閣下輒以所聞告之左右儻閣下不此之恤將使後世書之史冊曰此賣諂宰相取執政者閣下能堪之乎疾風知勁草板蕩見誠臣閣下自爲謀可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某區區之心猶覲閣下尚能改悟力解宗社之禍挈而置之安存不然不得其職自可引領而去矣豈可以賣國之姦諛甘心低頭共撻撻而食耶以閣下曩時挺挺之節必非護前而不悟未敢遽絕閣下以賢者之責也丞相秦

垢忍恥避天下之譏罵力專誤國之謀
傾心黠虜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
稱祿山非某踈迹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某之舅
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
任春秋之責唯閣下耳今公論籍籍又謂閣下乃
丞相之門生由顧以私恩不敢違其果然乎某聞
大臣事君當知有宗社而不知有其身知有君上
不而知有恩門可也參政丈如謂私恩請亟破誤
國之謀盡發黠虜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
金幣正天子之尊號簿虜之聘禮飭諸將之兵備

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爲戰以
待王師一切改輒而圖之然閣下姑欲愛惜名位
隨群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虜必可信和必可講
禮幣可供百索可自今以往不加賦而用度自足
皆有以爲善後之計而某乃州縣細吏敢將狂瞽
之說榮悞視聽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寘以典
憲某所不辭憤激之次方寸亂矣引筆行墨不覺
言多惟閣下察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二

炎興下帙九十二

起紹興九年
正月盡其月

金人退河南地

金人以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毫單曹州及陝西
京西歸于有司

韓世忠加少師揚武翊運功臣劉光世加和聚輔國
功臣進封雍國公爲陝西五路宣撫使張俊加少傅
安民靖難功臣吳玠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
岳飛
儀同三司楊沂中加太尉保成軍節度

使

辭陝西宣撫使許之

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書論當謹邊備

書曰臣伏見近日虜使在庭人情詢詢朝廷之上
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
息臣雖踈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揆之時
事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
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議既息矣而上下相
蒙之可畏此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好決不可
成而成也或不能久臣以爲過矣請借秦以諭秦

之謀楚也與之地借之而約爲兄弟昏姻矣然
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
知其不然也及其謀齊也與齊通和四十餘年未
嘗按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不如是之久也至以爲
虜人出於悔過効順之本意則臣所不敢開也臣
開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虜庭此必有深謀至
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有愛於我
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効順之本意哉夫非誠
有悔過効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何故也臣
誠以此思憂此以思懼則將不遑暇食

虜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脩庶政申
戒邊吏以虜人雖與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
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資士卒褒寵諸帥以
爲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耻獨
不忍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
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
黜雖舉是非之而不顧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
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
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藏之猶卻衆謀况其非乎導
人而使諫猶恐不進况拒之手是以小人窺見間

隙躁進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淺謀
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
間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
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
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
孟軻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
諂面諛之人至矣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
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
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
特獨斷之可以成務虛而已從衆常恐

下
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
情懷臣且親見於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爲
讎人役哉

秘書省正字樊光遠上書論金人詭詐不足信實深
可懼

封事曰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
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使彼
出於詭詐則其術固止於是耳吾乃撫養東南根
本之地嚴飭西北備禦之方亦可以爲國也夫何
足憂近者金人遣使曰當與我故地士大夫凡有

憂國愛君之心者爭言金人之詭詐已而板圖果
歸職方是彼不出於詭詐而出於信實矣乃臣之
所深懼也將不出於得故地而已也且其所謂歸
梓宮歸兩宮者莫不次第以如其言其可信愈
甚則其可懼亦愈甚且吾旣已得吾之所欲則彼
亦將以得彼之所欲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旣空
府庫以奉之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左
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
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爲
嗟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

年...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歸於我
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
廷動色相賀而天下蹙頞相弔一旦改慮席卷而
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所親見也...陛下
撫此厄運雖未獲受...祖宗所全付然即位之初
河南猶...陛下有也旋沒於偽齊凡吾之所以經
營攘斥者踰一星終矣未能復尺寸之地今一旦
得之於彼豈非無故之福如往年之得燕山哉又
將竭內地以實之弊所恃以事之可爲寒心矣廟
謨深闕慮之當已熟如臣之愚未知所以善其後

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善而常以爲耻勿以
甘言爲悅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議以養敢言之氣
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
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亦庶乎其
可也惟...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輕而留神省察實
天下之幸

汪伯彥復觀文殿大學士張浚復左宣奉大夫王庶
劉大中復端明殿學士

汪伯彥張浚劉大中王庶復職秦檜令臣奈上言
中之罪遂落職初庶離行朝皆不見賓

客請知縣高某袂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諸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也過池州有再落職之命乃寓居九江買田于敷淺原之上徙家居焉

王倫擢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

王倫蓋公佐奉使金國至京師以金人已退地而去倫遂擢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先是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初上書被誅於南京市乃倣張巡許遠雙廟之制建廟宇以祀之僞封侯爵至是論令毀其廟

熙河路經略使慕容洵叛附于夏國環慶路經略使趙彬追及與洵戰敗之復熙河路

慕容洵奔夏國張中孚中彥自是歸朝矣洵環州人張浚富平之敗斬趙哲時洵背叛而去彬字彥中原州人劉綺帥涇原時彬爲慕容亦嘗叛去知泉州連南夫上封事論和議不可信

得三京河南地肆赦天下赦到泉州知州連南夫以爲金人素持姦計恐朝廷墮其姦謀故射表有曰臣持橐西清分符南海篋著藩宣之効敢忘獻納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

百里以爾欺莫知其是必有是不信其然豈其
然固知既來而則安或且寧許以負曲有若食其
之設無忘韓信之師願益戒於不虞庶免貽於後
悔是時又有聖旨指揮不得詆斥大金南夫繼上
封事曰臣聞老子之言曰不信者吾亦信之又聞
孔子之言曰不逆詐不憶不信此皆大聖人之用
心陛下納金國和議之約允蹈其言又聞信不
足有不信又聞言不必信唯義所信此皆神聖通
變之道易曰幾者動之微傳曰知幾其神乎大金
素行兇詐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槩彼以

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
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思之乎臣知陛下知幾有不
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母兄弟六宮九族咸
被驅虜建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
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
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爲思得土地顧何足
以爲思乎况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大
金有不共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梓宮許還淵聖
六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
法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

拳臂亦痛憤哉借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語呂
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
天性孝悌方感其恩遂無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之
志蓋用心不剛則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
有不可得誰爲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餘
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意一旦積於虛空不用
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
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曰煜以小
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太祖曰爾
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

豈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昔唐高祖
借兵於突厥嘗父事之至頡利爲太宗所擒後世
稱之爲英主陛下肯出太宗下哉臣伏見生靈
戴宋幾二百年淪肌浹髓之恩視陛下爲親父
母不幸舊染腥羶之俗視大金甚於仇讎韓愈曰
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民情大可見大金豈不
知之昔耶律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嘗非之曰吾國
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然則汝
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許還之約安
知此乎使大金用述律之言則可竊吾

太初之言用之無乃不可是說也 陛下聖性高明固知之矣知之不信審矣然臣猶不能無疑者伏讀正月五日赦之曰戢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爲用范曾之說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鑒哉此臣所以昧死上愚衷願有獻納臣聞張良爲漢王借前著以籌撓楚權之謀爲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劾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將士各歸事其主 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

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臣方閉戶深念不覺失喜曰河南之復殆天授非人力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授其殃又曰機不可失願 陛下因而圖之大事濟矣似聞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政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議者若曰強弱大小猶且不侔未易輕舉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謂在德不在衆漢高祖以亭長除 高祖以一旅取孤隋光武按十二帝之

統子自單微以至中興今陛下復河南之地實以聖繼聖德新又新挺貞主之姿應帝王之運六師方張舊民協力抑又多助之至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聞陛下遣侍從宗臣祇謁宗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政詩人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携幼感泣而聽詔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戲笑甚於裂皆長歌過於慟哭天地日月亦必爲之悽慘鬱結陛下聞知追悼其因是誰之過與還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我河南之民何

啻百萬昔者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爲百姓講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此皆盡銳願戰之師彼皆悲歌感慟之士河南起而河北應箠食壺漿以迎王師孟子之言于今有驗世宗之舉不約而同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平居嘗謂不復中原則不可以立宗社不有四海則不可以子萬民今有幸會遂得河南歸我首尾同體豈不中應大河安得而間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伏仰陛下英武天縱孝悌性成無良運於一紀來和議於此時然臣不知陛下

下原英武主手願爲孝悌主手臣昔守建鄴獲
望清光首爲陛下陳堯舜之道非謂垂衣拱手
坐視天民而名堯舜也願陛下效漢高祖唐太
宗之英武敗戎狄迎父母以成堯舜之道也今
陛下俛首和戎端爲父兄是孝悌旣如此臣願
陛下乘機應變殄殲醜虜摠祖宗之宿憤御天
地之妖氣英武又如此使天下萬世皆仰陛下
聖而不可知之神矣越漢唐之所謂孝悌英武顧
不韙哉其如應變於耳日之前或且經營於年歲
之後皆在陛下惟斷乃成抵龜而決期月而已

臣猶遲之昔李渤上平賊三策攻不失戰戰不失
守固河南以連河北三策且存乃敢以獻歐陽脩
曰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
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師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
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揮而取矣使新主
果有厭兵之心事亦類此臣區區之心發於忠憤
若謂不實大體不省幾事欲逃萬死之罪寧能高
飛遠走不在人間乎方今堂上有耆老碩輔聞外
有良將奇兵更乞睿慈付之公議熟計而行之臣
不勝死年待罪之至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上表謝赦

得三京河南北肆赦湖北宣撫使岳飛具表陳慶
曰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
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
情胥悅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侯
皆盟墨未乾軟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
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
充溪壑之求圖苟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
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有容
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

講信而脩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其威儀臣幸
遇昌時復覩聖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
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
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備者進
願定謀而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正欲復
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今稽首以稱藩
遺史曰表詞飛幕屬張節夫之文也節夫字子享
河朔人豪邁尚氣節奏秦檜讀之切齒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三

炎興下帙九十三

起紹興九年
二月盡二月

二月趙士偁爲朝陵使兵部侍郎張儔副之

召呂頤浩陳仇張孝純孟庾赴行在

張孝純自守太原城陷不能全節嘗爲劉豫僞丞相上曾密詔孝純與李鄴李儔等能束身歸國侍之如初孝純不從豫廢金人留孝純于京師至是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慚白于兀朮乞歸徐州致仕遂留人京不至 林泉野記曰張孝純徐州人登

元祐四年等工詩有文武才略宣和莫知太原府
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粘罕來攻先築夾城於
外期於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總管王稟以死
守姚古种師中解潛張思政皆來援敗去遙授檢
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城中
易子而食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虜潛立前侍御
史劉豫於北京以孝純爲左丞相紹興四年上密
詔孝純與李鄴李傳等令拔身來歸當待之如初
孝純竟不至及虜廢李鄴留孝純京師旣而議和
歸我河南州縣又詔孝純赴闕孝純慚懼請于元

术乞致仕歸徐州而卒子穎建炎中爲守臣節
要曰孝純守太原幾年而破爲賊執至粘罕前逼
令拜之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也則曰元帥也
孝純曰元帥乃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
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爾
何相窘拜耶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因囚歸雲中
此與哥舒翰潼關之敗屈節於祿山遠矣孝純之
得還也時正在雲中目覩其詳是歲五月六日粘
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生事
俟其火歸當還公於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

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以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益時與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知之也至是粘罕遣人送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閉里其驚新索賤而孫重整舊班衣之句則衆莫知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於由濟南歸徐孝純鄉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回撒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中孝立及諸姪鄉人竟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文上豫已僭立遽有拜相之命當是之時孝純昵

於親愛懼於還虜因而已喪晚節於罪固莫能逃然北之充豫之輩固有間矣噫鄉使孝純當僞命初下遽叱車而北就老死於穹廬不受污於僭逆則天下之事千載之後以孝純何若人歟此是知士君子於行義造次不可不謹也

樓炤翰林學士

樓炤字仲輝婺州人兼直學士院當張通古蕭哲在館書詔填委多出於炤之筆至是負拜翰林學士制略曰養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強識博聞足以華圖煥文懋德可用爲儀繼東臺披救之風擅

西掖演論之譽蔽自 朕志兼直禁林當二國玉帛之往來正一時書詔之頃委意原明而有體詞曲折而不煩義激武夫茂興元戡難之畧人知聖主似建武中興之年遂拜爲負固應錫命惟爾抱適用之器處可爲之時豈徒潤色之工更賴告猷之益使朕小雅之政見稱於古則爾內相之任其求有辭

吉周布衣周南仲上書

書曰臣觀劉蕡策曰有正國政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動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此蕡之言

失也亦蕡之不遇時也士苟遇時患無正國政君之術何患不得行患無犯顏敢諫之心何患不得達臣於去年秦陳十事 陛下旣赦其往矣又賜召命而免終身之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之遭遇可謂得行得達者也尚敢爲劉蕡之言哉使命交馳兩國通好正忠臣義士畫策吐奇之秋臣於此時緘默不言是臣負 陛下非 陛下負臣所以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爲 陛下獻何謂五不可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次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取中原不可居東南

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何
爲三急務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備三曰擇守令
此八者執政大臣所經畫何待臣言然恐肉食者
鄙未能遠謀特獻區區惟 陛下斷焉女負以叢
爾小國結我盟好受我封建是我 徽宗有大造
於金虜也口血未乾叛心已萌返恩逆天而爲城
下之師我 淵聖皇帝不惜土地以惠生靈未踰
年間又有青城之役破我京師覆我宗社邀我
兩宮立而臣子蜂目狼顧謂天下決非我有宋也
天未厭宋德而 陛下出帥軍而起大厦於將顛

舉神器於已墜跬蹕維揚圖濟大業以土則狹以
財則匱以兵則寡以民則困我有虞心懼如少康
以滅澆殪乃立劉豫限我王師又即豫謀長驅深
入侵軼我淮甸蹂踐我江浙憑陵我荆襄窺伺我
巴蜀俘繫我臣民焚毀我城邑天誘其衷使虜僞
不克逞志于我是乃皇天悔禍之意也 陛下即
位十有二年踐履山川踰越險阻練兵選將鱗集
淮漢一舉而虜人遁再舉而劉麟奔非不能擣其
墟犁其庭報我靖康之怨今年遣使明年又遣使
卑辭厚幣甘心屈辱者爲我父兄故也 徽宗北

征不復是用痛心疾首昭告于皇天后土我祖
宗之靈舉六師而並進可也何事耗盡財用區區
爲粹宮之來哉情僞之不寧免萬世之笑乎經曰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父死於讎子不能報其如
上天之靈何其如天下後世之言何且謀之金虜
之爲也必不久也懷王不還楚而嬴秦亡懷愍不
還晉而聰曜亡金冠之亡無日矣使者之來非困
我中國即款我師也臣願陛下近鑒靖康講和
之失遠覽秦劉謀人之禍我有辭焉決策以順天
人之心則基圖可復宗社可久兩宮安否可問

可還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此臣所以爲陛下
謀也臣不明興亡成敗之數而識興亡成敗之理
推之以行我有三可勝金冠有五可敗何者漢戰
而猶天下歷世有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世猶
三百年我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遠於漢唐
此爲一可勝架雪則失天下糾雪則失天下秦隋
雪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悌之至必不失天下
此爲二可勝者也兵民或叛命也有求爲內應者
有從之如歸市者有在兩國則念之國之化懷
祖宗之德日望王師之來不啻若大漢之望兩此

爲三可勝若爾金虜反息則敗背盟則敗樂殺則
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敗則又契丹若石晉之敗
一敗於澶淵再敗於金寇金寇乘南北之勝而未
聞敗敗之此其時矣大抵機會之來間不容_進親
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凶訃來聞可進不退再
失也一之未甚其可再乎臣度金寇北有契丹南
有陛下讎怨交攻腹背受敵天_與兩不取必貽後
患萬一遲之矣久使兩河姦雄競起陛下於東
南可安枕而卧乎臣恐社稷實不血食悔之已無
及矣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此臣所以又爲陛下

下謀也昔日親總六師臣知陛下決意於兩河
今日復幸浙西又知陛下甘心於東南決意於
兩河猶以曲直爭負甘心於東南則委靡不振
而自取敗矣何則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其風
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爭之地亦非帝王萬世之
策也陛下若選形勝可爲進取之資則荆襄上
流皆爲我有東連吳會西通巴蜀上進湖廣之流
下瞰中原之利方城爲城漢水爲池且攻且守坐
控虜師一舉而前兩河可傳檄而定矣欲取中原
不可居東南此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兵有將

猶臂之使將指有帥猶身之使臂故能百將一心
三軍同力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今之諸軍相視若
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爲應一軍
陷陣其誰爲援劉光世竊琳館之清名張浚負跋
扈之大惡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沉裘糧坐甲首鼠
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 陛下曩年躬擐甲
胄親冒煙塵詔書具在誰不聞知未收尺寸之功
退守浙西徒以巡幸之言近慕光武蓋光武起於
河內征王郎征赤眉征五校征隗囂身自將兵戮
力數十戰肯爲空言欺天下哉臣不敢遠引異世

爲證 陛下知有 祖宗故事否乎太宗嘗未宰
相曰朕指使將帥如偏裨列校蓋抑其權勢不使
過制矣今日諸將尾大不掉 陛下已失於初矣
尚此不決何耶澶淵之役 章聖一舉而契丹請
命成憲具在 陛下何憚而不爲也 陛下旣不
鑑 太祖馭將之方又不爲 章聖親征之行豈
中興明主所爲哉欲馭諸軍不可不將此臣所以
又爲 陛下謀也 陛下親賢急於堯舜艱難以
來無一人卓有見於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今弊
於黨與士弊於時學官弊於資格何謂人弊於黨

與昔也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而浚之黨今皆不賢御史諫言望風希意曾有一人詆時相言者乎曾有一人劾親舊之罪者乎執政大臣亦有如郭子儀握光弼之手而涕泣者乎亦有如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者乎如 陛下訓趙鼎以周公期之除秦檜以丙魏姚宋望之蓋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丙魏以寬察稱姚宋以守文應變稱今鼎守不討賊敢望周公乎檜阿匿取容敢望丙魏姚宋乎 陛下遇鼎檜爲甚厚

則鼎檜負 陛下爲極深朝多倖位野多遺賢此其弊一也何謂士弊於時學宣和溺於王氏紹興弊於移川王氏既非矣伊川容皆是乎不經之語具在簡編大臣唱風學者響應士氣不振職此之由 祖宗時用兵如寇準定冊如韓琦奉使如富弼安邊如范仲淹文章如歐陽脩未有伊川而諸臣能然今日伊川之門人弟子有一人如諸臣者乎賊未壓境往往皆爲王欽若陳堯叟請幸之計也未聞有用兵如寇準者主憂臣辱不敢愛其死亦未聞請行如富弼者 陛下用尹焞召劉勉之

厚風俗可也一舉得李易再舉得張九成三舉四
舉而得汪黃取士以循故典可也若曰得人如寇
準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其弊二也何謂官弊於
資格人臣者視武弁如奴隸郭子儀文臣也執取
科第者視右階爲庸流李德裕果以科第進執勢
援者盡躋高位英俊者皆沉下僚有深謀遠慮者
指爲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指爲誹謗邀石依
阿取容者自以爲智能忘身竭節者取譏於時輩
廊廟皆養資之人議曹無蹇諤之論倚威籍勢妨
功害能而仕進無非科舉之流招徠無非高蹈之

士英豪奇特可用取天下者困於罪謫困於草萊
困於戎伍困於官祠岳廟此其弊三也無黨與之
弊天下將有舉讎者出無時學之弊天下將有異
能者出無資格之弊天下將有崛起而至將相者
出於得英材不可廢公論此臣欲以又爲陛下
謀也宰相溺於好惡諸將欺於公罪御史護於時
政賞某人罰某人賞罰在大臣也不在陛下罷
某事行某事罷行在大臣也不在陛下大臣擅
權陛下不斷章疏每上臣度陛下收視於穆
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典禁衛倒扶大

阿授人以柄 陛下思之否乎此重國柄臣所以
又爲 陛下謀也生財無路理財無術而蠹財不
窮不識執政大臣獨何爲者遂爲苟且之計也失
兩河失五路失東山失兩淮居民未有耕桑之期
四川財賦止供本路之費東南漕運半虧 祖宗
之額 祖宗以天下奉天下猶且未足今日以兩
路疲民爲天下無窮之奉則生財有路否乎行營
田不爲趙充國之計則營田虛設也置和糴不爲
陸贄減水運之策則和糴虛設也兵冗未汰官冗
未省蕪并未革不急之務未除則理財有以術否

乎 祖宗天下常費者有三曰郊禮曰黃河曰北
虜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地且耕且守賞資
有節依糧有準而歲之入亦嘗有餘今日天下既
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朝廷歲月用度
千萬皆取於東南刻骨搥髓民不聊生養兵之外
更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何辦哉臣致身以
事君竭力以奉親 淵聖未還 徽宗在天 陛
下華路藍縷伏大義以報怨已遲矣竭力事怨天
下後世以 陛下爲如何主也非惟虜情不測萬
一講不過分地割畀彼主我臣歲責常貢弊我

中國 兩宮屬於虜 祖宗靈寢屬於虜一匹夫
猶有父母猶有墳墓猶有不共戴天之讎 陛下
神明之主忍捨陵寢忍捨 兩宮而爲講和計哉
兩年三遣使則民愈困國愈貧養兵之費愈不及
夷狄貪恠無厭又不知何時而已此蓄邊備臣所
以又爲 陛下謀也今日州郡兩府爲之宰相爲
之從官爲之親舊爲之監司帥臣奉接不暇尚敢
按劾之乎郡守有權勢而不廢縣官有親舊而不
發監司有觀望而不發上下皆不發欲致太平之
治得手哉監司郡守之賢否 陛下所易察也縣

令之材能不聞於 陛下縣令之賊罪不聞於
陛下此今日之弊極也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
爲 陛下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定廉而愛民之吏
也前年因民艱食以坑冶事緩於奉行當路劾之
遂至奪官未聞諸監司薦具簾未聞擢而用之者
以無援故也廬陵令王昌賊而害民之吏也交結
霍寇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
黨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內一項有禁上虞
言教訟以脅持州縣爲慮臣意廟堂之上有黨護
虞吉賊吏者故以此請以張本也州縣賢民頑民

畏之良民愛之囹圄空虛鞠爲茂草訟庭之下日
可張羅賊汚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許於有司
何以申不平之氣或大臣有爲此請是使天下冤
枉者無赴愬之路賊汚者得容於時而愷悌君子
亦鮮有激勸之方也雖然臣之州其可與虔等驚
從衛掠江廣而臣之州苦於虔賊亦有年矣陳邦
光虔人也昔爲建康守臣楊邦義吉人也昔爲建
康通判方虜騎之入也邦義請死邦光請降二人
所爲忠姦已判是虔吉可同日而語州有死士未
聞旌別縣訴賊吏輒蒙重禁國之綱紀如是乎

臣生是州亦欲古人自期也歐陽脩以文章名揚
邦義以死節名縱而不能効歐陽脩之文願効楊邦
義之死以報國亦有年矣州有是謗臣實耻之此
擇守令臣所以又爲 陛下謀也雖然五不可三
急務乃天下之與論也非臣臆說也大臣固位而
不欲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草萊之士不達國體
者亦不能言如臣去墳墓捐妻子三年于此講聞
天下計者已熟矣若緘默不言誰爲 陛下言之
然則區區之言非爲身謀也爲 陛下社稷計也
大抵自古中興與創業同 藝祖應天順人取天

下於掌握 陛下若於同符 藝祖上當天心下
順人欲則取臣所請斷而行之乃生民之幸社稷
之福如降付三省看詳可否大臣必請於 陛下
曰此可事也此不急也此狂妄之言可罪也臣死
無憾臣之言不用則天下未即中興亦可爲 陛
下惜臣愚不識忌諱仰干天誅臣無任激切待罪
之至

李綱知潭州朱勝非知湖州

李綱制曰入搃百揆作股肱耳目之臣出殿大邦
號禮樂詩書之師任是安危之責孰踰耆舊之賢

其官李綱識洞幾微氣全英特脩身自昔非孔孟
之言不師許國以來唯伊呂之心是似屢展經論
之學實兼文武之資慷慨百爲險夷一意方且辭
功名而不有占數擇以自娛未忘憂國之風忍袖
濟時之手眷長沙之巨屏居南紀之上游地控荆
湖勢臨吳楚惟威聲之先暨姦慝自消矧教條之
自孚歌謠猶在淮陽之徒得君重其勿留行方叔
之克壯其猶豈能無壯祗服朕訓有光前聞
朱勝非制曰方時多虞惟爾一德才幹日樞之運
力扶天步之艱入告謀猶自舟楫濟川之利不動

聲氣措 宗社覆盂之安辭功名而弗居寄山林而均佚粵從得請亦既淹時爰錫命於家庭俾就臨於方面眷惟召嚮望最江吳魯公之名節尚存謝傳之風流未泯泐孝思不遠特得覲於松楸而仁政所加愛不殊於桑梓苟愁歎消於田里則潤澤及於京師

趙鼎知泉州

初趙鼎罷宰相而出諸紹興府也秦檜送別于江亭鼎不赴別筵而去檜憾之和議既成已得三京地檜謂可報鼎矣乃以周祕知紹興府祕與鼎素

不協故也遂移鼎知泉州

三月呂頤浩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

秦檜素憾呂頤浩除頤浩西京留守頤浩感疾力

請致仕 上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

成國公致仕制之有曰輔朕初載遭時多虞憂勤

百爲終始一節度屢即齋壇之拜再登鼎鉉之盥

與年高功與德稱適故疆之來復惟元師之是謀

方資衛社之忠遽上乞骸之疏察其誠悃匪出僞

爲朕不敢以官職之事煩焉進秩一等擁節歸榮

其近藥物專精神以自輔俾爾壽臧上有後渥頤

浩遂復歸台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四

炎興下帙九十四

起紹興九年三月
四日甲申盡四月

四日甲申王倫交割京師

三月甲申兀朮出京城王倫交割京師是日京城
官吏百姓送兀朮至北郊兀朮坐于壇上勸酒爲
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外八分般過河
北送納

馬御名爲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

馬御名爲沿海制置副使時朝廷講和大臣忌言兵

事馬知其弗合遂逡巡求退乞爲湖南馬步軍副
總管從之會武岡洞首揚三天叛勢搯荆湖安撫
使謝祖信謀於馬馬薦張球祖信奏球守武岡而
擒三天破其巢穴

郭仲荀爲京城副留守以張浚兵一千赴東京

制曰諸侯朝於方岳未忘巡狩之勤王略及於舊
都實重居留之任肆頒明命庸示眷懷具官郭仲
荀賦性通明受材英特兼子房之智勇慕郤縠之
詩書夷險屢更忠勤不替執干戈而衛社援桴鼓
以忘身入侍殿巖載肅貌貅之衆出分帥閫每寬

疆場之憂逢大將之節旄加貳公之位號功高不
伐寵至益謙朕永念神州荐更存壘帳遺民稔禍
之久屬殊鄰脩好之初故臣流落以馬歸行旅凋
零而未集是用疇咨宿望申錫渙恩徃司管籥之
嚴仍總兵符之重惟耳拊摩疲瘵勞未散王慰父
老之謳吟消田里之愁歎俾知朕指有若親臨則
予汝嘉嗣有褒寵

四月呂頤浩薨

董莘爲公行狀曰公諱頤浩字元直滄州樂陵人
登紹聖元年進士第累除河北轉運副使宣和四

年朝廷乘契丹之衰弱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命童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時大將劉廷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與王師相拒于良鄉縣殺傷亦略相當正未有所處會金人於十二月自居庸關引兵至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見金國主阿骨剌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地使者五六輩往來商議金人知貫攸急要燕薊以報天子需索益廣倍於歲賜契丹之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前去

撫定燕薊貫攸到燕山旬日即班師相繼詹度王安中知燕山府爲本路安撫使是時郭藥師所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刺面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朝廷命公爲轉運使公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竭力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願詔三省密院博議久長之策徽宗震怒須壞邊事先次落職降官仍舊爲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公在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每恐不能逃禍是時金人漸生釁端變詐反覆邀求不已徽宗感悟憶公前

日之言遂復官進職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丁
太夫人憂公扶喪至濟南府營葬未及掩壙有旨
起復推促還任不許辭免公再至燕山府又僅一
年金人初舉兵犯闕既與本朝講好班師乃得還
建炎五年五月 今上即位于南京六月召公赴
行在方就道差知揚州是年十月聖駕幸維揚公
前期繕治行宮分處三省密院百司及衛兵營舍
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召對公奏方臣竊以金
人裒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闕天祐 陛下
躬有神噐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爲急撥亂必

先任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
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激其力恭儉節
用以豐其材徭役以時以阜其民埃其倉廩實財
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 陛
下睿筭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
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
揆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
摠攬羣策而從所長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哉
上覽奏劄稱旨又旬日再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
距海而阻江地膏腴形勢雄勝 陛下鑿輿順動

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強可以使之
弱弱可以致之強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
敗然垓下之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捷於會
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
然則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陛下
興王業乎伏願聚精會神苦心嘗膽期於除禍亂
致太平實太平無疆之休也改吏部尚書公被旨
令密具邊防事宜公且奏云伏惟陛下即位以
來仁愛民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
皇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

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
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驚而不足
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驚不足之時仰蒙大詢
備禦之策臣儒學進身然嘗人西北緣邊去處夷
狄情偽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
六十筋力不能勝甲胄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
見不敢緘嘿輒陳今日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
曰定廟算三曰料彼己四曰選將帥五曰明斥堠
六曰訓強弩七曰分噐甲八月備水戰九曰控浮
橋十曰審行勢條分而詳布之深切當時之務明

年二月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公與
禮部侍郎張浚聯馬奔及行在僅得渡江扈從至
秀州除簽書樞密院事江浙制置使公復召募兵
四五千人就鎮江之北枕江下寨與金人相持僅
一月金人北去苗傅劉彥正狂謀不軌公倡議約
諸大將劉光世破之期于行在即除尚書右僕射
扈從鑾輿移蹕建康府尋還左僕射公與張浚密
謀諸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時天下盜賊群起公
謂金人方去李成靳賽等分據淮甸京城隔絕山
東河北諸處命令不通其他寇盜不可勝計公以

謂前此賞罰失當將士解體若非信賞必罰無以
大收將士之心乃奏乞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應
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並許繳元
立功干照自陳朝廷看詳隨宜推恩補借官資於
是四方將士莫不悅服爲用自是士氣稍振公措
畫招收諸路潰軍盜賊殆將肅清矣十月金人渡
江王師弗能捍禦繼渡浙江通行在公憂憤不知
所爲乃力獻航海避狄之計聖上浩然開納時廷
臣所論皆不合惟聖意確然不移車駕自明州登
海舟精銳之兵萬餘人扈駕行在台州港迤邐趨

温州駐蹕月餘是時金人已回鎮江韓世忠以丹
師扼江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車駕回幸浙西宜
下親征之詔以爲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
之此一竒也時車駕已駐蹕於越州會中丞趙鼎
上章詆公公遂罷相後召赴行在拜左僕射公每
奏陳金人侵犯不已今又大窺川陝皆燕人及中
原叛逆協謀所致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爲我之計
更宜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前此所遣宇文虛中王
倫等數輩雖拘留不還勢當再遣使人以驕其志
蒙上開納遣潘致堯高公會使金國後潘致堯等

得歸金國通和蓋自茲始其後使命相繼入國和
好遂成卒迎 太母鑿輿暨 徽廟梓宮之還又
之地最爲今日之急務伏願 陛下發中興之誠
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要使號令
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曹運不至於艱阻
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
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
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已南在
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銳之
兵與劉光世渡淮掎角而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

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未泯之心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覲也若不速爲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之跡法唐太宗擲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竊見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言事官及獻言之人輒有怠心便以謂遂太平

御然名

無事矣凡朝廷謀事更唱迭和甲可乙否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臣以謂異日誤天下國家者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州陝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失耕業令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則雖欲追悔無極矣公秦臣仕官以來在西北極邊二十餘年備見虜人之俗於逐年四月初驅官私

馬水草牧放號曰入澱美水草入澱之地之後禁人乘

騎八月末方令出澱飼以麥豆以備戰鬥又夏月

弓力不強射不能及遠故虜人未嘗於夏月用兵

然自漢至唐士大夫未有深此理者惟杜牧有言

曰漢伐匈奴嘗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

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

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臣竊觀陛下揔攬

歲久英武日躋則舉兵北向以圖中原斯其時也

賈誼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捨此機會而不乘後

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朝

廷竭力經營錢糧常苦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

民怨衆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

日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

寢少異時雖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爲深惜者也臣

年踰六十累歲病疾每恐溘先期露北志遂不得

伸輒敢冒昧陳陳述乞賜聰察又奏近探報金人

與劉豫舉大兵以窺川陝若於來年三月間舉兵

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意萬一川陝三參而王師

既遂劉豫川陝間聞之必震恐因遣韓世忠就近

由西京入闕此亦一可也 上開納此策嘉歎不

已以公都督諸路諸軍事摠帥北向公師次鎮江
臺諫章疏遂罷相是歲冬虜其再犯准甸緣事闕
利害因以邊防機是具奏 上親筆褒論奏陳利
害公即條其所見折爲十論上之其一論用兵之
策其二論此彼刑勢其三論舉兵之時其四論分
道進兵其五論運糧供軍其六論大兵進發其七
論經理淮甸其八機會論不可失其九論舟楫之
利其十論并謀獨斷 上嘉其義而行之薨謚忠
穆 林泉野記曰願浩字元直齊州人登元祐九
年第宣和末進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在燕

山郭藥師執以犯闕康靖初奉祠居爲陽建炎初
嘉徽猷學士淮東路安撫使知揚州權戶部侍郎
次年張遇犯真州節制諸將往拒之至揚子橋遇
降遷戶部尚書 上南顧浩同簽書樞密院江
淮兩浙經制使軍于江寧府會苗傅留正彥擅廢
立願浩聞之慟哭約劉光世張進韓世忠馬彥博
等合兵五萬勤王敗正彥于臨平傅與正彥遁去
上復辟拜尚書右僕射御營使用將追討傅正彥
皆伏誅願浩爲相不務體貌惟持賞罰先公道治
賊吏疲民親作書弊以招群盜撥請軍入衛軍

容稍振是秋轉左僕射依前御營使聞粘罕入寇
乃請降祐往洪州 上幸明越以避其鋒虜既逼
又勸幸海道班直衛士謀殺願浩賴統制官辛永
宗攻殺其黨遂從駕朐海至章安鎮次年由温台
聞虜衆退 上還越以御史中丞趙鼎章罷爲觀
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俄除建康路安撫大使兼
知池州張道王渙顏孝恭巨師古王瓊楊惟忠等
六軍皆授節制與李成將馬進戰于江州爲進所
敗紹興元年范宗尹罷乃召還而秦檜先已除右
僕射又富直柔韓璜卒道宗永宗皆懷忌常共詆

訾 上悟其譖拜願浩少保尚書右僕射辭免少
保改特進逐直柔韓璜道宗請移蹕臨安命李光
王瓌往太平州執韓世清戮之未幾出都督江淮
荆浙諸軍總管事巨師古崔增趙延壽等兵以往
至潤州丹徒前軍反劉光世遣師討滅願浩回薦
朱勝非孟庾綦岳禮黃叔敖姚舜明皆得進秦檜
黨與欲傾願浩 上覺罷檜三年辛柄常同言願
浩不恭不忠十罪以觀文殿大學士罷提舉洞霄
宮居台州五年冬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大制置
使七年進少保知臨安府兼浙西安撫制置大使

時行在平江張浚請移幸建康願浩乃請赴行在
謀止建康之行浚沮格不得見從至建康方獲對
敷上撫諭遣詣臨安八年春上欲反臨安加
少傅鎮安定江軍節度使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
制置大使行宮留守力辭罷為醴泉使及虜還河
南召願浩赴闕秦檜以宿憾除為西京留守置之
危地願浩感疾力丐閑復歸台州薨年六十九贈太保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五

炎興下帙九十五

起紹興元年五月盡
六月二十一日己巳

五月張俊韓世忠朝來

復南京歸德府為應天府許州為隸昌府陳州為淮
寧府隸州為順昌府壽州為壽春府曹州為興仁府
渭州為平原府慶州為慶陽府延州為延安府

州府之名自陷為之後經金人及劉豫更改者今
復其舊

孟度為西京留守兼河南府路宣撫使路允迪為南

京留守兼應天府路宣撫使

李世輔入延安府遂執夏國宰相王樞歸朝廷

初李世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世輔共總兵政以宰相王樞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輔以二千騎至城下問延安府守者姓名曰趙夷清世輔曰金人不道殺戮我滿家良賤我今提夏國精兵爲亡者雪冤呼夷清開門夷清曰太尉自與大金爲仇讎何與於大金而欲攻大金之州府世輔問延安府今爲誰守夷清曰大金已

割三京地界還之大宋已行赦書到府官吏軍民拜恩畢金爲大金也世輔驚請赦文一驗之夷清以真本示世輔世輔曰然則世輔請以左右數十人入議事夷清從之門啓世輔入城見市井間百姓懽笑之聲乃知割地事審的遂與夷清約以單騎回軍中併殺夏國頭領南歸朝廷即復以腹心數十人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王樞具飲于帳中夏國都統與世輔皆坐在夏國軍馬悉全裝鐵甲列寨下酒三行輔命執到延安府官屬入於是世輔腹心人僞擁數人至帳下世

輔即起掣刀一手執玉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
大喧諸軍皆不知其因聞風墮坑塹谷死者莫知
其數迨曉世輔招輔諭餘衆得馬僅二萬匹遂往延
安謀欲歸朝廷或謂世輔曰大尉威聲著于大金
與夏國矣於大金則未有寸功當今之計莫若就
馬聚兵長驅直渡黃河乘勢取河北河東獻于朝
廷則歸之爲有名矣世輔猶豫聞接炤宣諭陝西
將及近境有勸世輔見炤陳叙歸朝之意者或者
曰不可大丈夫不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若一
見接炤宣諭雖欲渡河不可得矣亦會炤以書與

世輔期相見世輔遂見炤炤具揚天子德意勉世
輔遂歸朝廷世輔遂以玉樞偕行留馬在陝西後
欲起綱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爲金人所有

士儂張燾往西京謁陵寢回

士儂張燾往陝西朝陵自陳蔡歷汝穎以至京洛
延見父老布宣天子德意迨至栢城披荆棘履榛
繁隨宜葺治展敬成禮而還回到行在即日入對
燾具劄子奏曰臣竊爲國家遭百六之災致夷虜
肆蛇豕之毒禍流海于上及山陵臣猥被使令恭
脩祗謁之事栢城至于慟哭深惟虜罪義難戴天

雖窮誅極剷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而復此讎也
恭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之情顧以梓宮
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
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討得無
望於陛下手矧惟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
子野心不可保持久矣伏望睿慈仰思累聖責望
之重俯念億兆斬向之切益厲武將益脩武備夙
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俊彙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
雲撤席卷盡俘醜類告切諸陵使天下誦之萬世
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

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
此賊上爲之黯然燾又奏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
以來涸竭幾十五年臣至陵所脩誠禮畢水即大
至父老歎異以爲中興之祥上喜後以語宰相
曰張燾言必不妄燾又奏訪聞虜人於淮陽軍採
木作筏不計其數又打造繩索甚多不知其意安
在如此等事在我豈可不知諸將以朝廷嘗有不
得遣間探指揮各務省事不復遣虜人姦猾廣
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虜之情狀我則莫然
不聞臣竊惑之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用

往來自若此無一人敢北渡者豈有是理哉臣願
陛下飭戒邊吏謹疆封嚴守禦廣耳目明斥堠
先事而預防之庶無後悔又言新復州縣官吏差
遣皆以賄得公肆侵漁取償百姓乞令監司嚴行
約束又言撫綏之道以安靜不擾爲先令使命絡
繹民間困於將迎不安其居非所以慰來蘇之望
又言訪聞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設有緩
急豈能使其協力不若置一大帥使之節制則首
尾相應緩急可恃願 陛下留意無忽燾之所言
切中時務宰相秦檜方主和議惟恐少忤虜情故

事皆不行

六月二十一日己巳吳玠薨

中書舍人王倫爲公墓銘曰公諱玠字晉卿世居
德順之隴干公少沉毅有志節善騎射知兵讀書
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源軍政和中夏人
犯邊力戰有功自是威名益震建炎二年金人內
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所過城邑
輒下三月還自鞏州至鳳翔隴右都護張嚴邀戰
失利敵勢愈張謀趨涇州大將曲端拒守麻務鎮
命公爲前鋒公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敵始有

憚公意三年冬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爲不
軌公擊斬之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涇原路馬步
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宿以衆數萬出
麻亭公逆戰于彭店原士殊死鬪殺傷過當敵懼
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度坐降武顯大夫罷總管
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
管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進
復長安宣撫處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
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弊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
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以利動金地勢不利何

以戰宜據高阜先爲不可勝者衆曰我師數倍又
前臨葦澤非敵騎所宜不聽旣而敵驟至囊土逾
悼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
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
上或謂公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破我不
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
也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敵將沒立果率銳兵期
必取而後進公擊敗之貞拜忠州防禦使兼帥涇
原夏五月沒立復會別將烏魯折合衆數萬使二
將由階成出散關先至公與之戰三日大敗而去

沒立方攻箭箬關公復遣麾下擊退卒不得與二
將合轉明州觀察使丁嘉國憂起復尋兼陝西諸
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徂常勝至每與公戰
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者會諸道
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營三十里又
壘石爲城夾澗水與官軍相拒公指授諸將選勁
弓弩斃駐隊番休迭射矢發如雨敵稍却則以奇
兵旁擊如是三日度其困且走則爲覆於神岔峪
待其歸覆發衆大亂俘其將羊哥字董及其酋領
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墳坑谷者二十餘

里獲鎧伏數萬計拜鎮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
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敵久窺蜀必欲
以奇取之三年春裒其兵又盡發五路叛卒聲言
東去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
麾下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閬既至適與敵遇使人
以黃旗遺其帥撒离喝敵驚曰吳公來何速耶遂
大戰饒風關凡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撒离
喝怒斬其千戶孛董數人以死犯關出官軍後公
徐結陣趨西縣或曰蜀危矣公曰敵去國遠關而
死傷太半吾方全師以制其極蜀何憂也月餘敵

果退加檢校少保克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春二月敵復大入犯仙人關公預爲壘關旁曰殺金平嚴兵以待敵據阜戰且攻壘公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皆捷敵復遁去上聞之嘉歎賜以親札曰朕恨不撫卿背也是役也敵決意入蜀自其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復心爲四川招撫使旣不得志度公終不可幸勝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夏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公與敵對壘踰十載常患遠餉勞民屢汰冗負浮費歲益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裝褰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者數萬家朝廷嘉之每降璽書褒諭七年冬敵廢劉豫且益兵衆以爲疑公策其將去九年春和議成上以其功高復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遣內侍齎告以賜而公已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賞過其勞固辭復詔不許六月己巳以疾薨於仙人關治所享年四十有七公用兵本孫吳而能知其變

務遠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勝御下嚴而有恩
視士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樂爲之死
其任將左等功賞斷以公論無親故權勢之徇故
麾下諸將多以功顯既貴而自奉之約不逾平時
至推以予士則不少各故家無貲至無宅以居嗚
呼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後胡世將爲川陝宣撫使
公弟秦帥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公所以戰則曰
璘與先兄東駿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之間
勝負決矣至今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
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

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角
者莫能盡其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
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
金人之堅忍盡吾長技洞重甲數百步外則彼固
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沮
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
間變化如神默運手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
是知公之深於兵也十年詔立廟於仙人關賜額
曰忠烈謚曰武安

吳武安功績記序曰忠烈吳武安公中興名將其

撫養士卒似吾起其勤儉精力似陶侃違令必戮
似孫武子憂國遠計不僥近功似趙充國身歿之
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廣與羊祜也是以
能勝所難勝守所難守所以保全蜀使有數年之壽
則中原之復可機也方其薨也其長子未冠而二
季尤幼胡宣撫爲行狀不詢其子使二舊吏立供
爲之墓誌又據行狀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詳乾道
乙酉予旣作補遺志其大者凡數十事以遺其少
子參議且類宸翰詔命碑鏤爲一集曰之曰保蜀
忠勤庶備國使異時採擇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
而後之爲大將者有所矜式書成人喜讀之薦紳
傳遺已滿四川然意尚有遺也近得明庭傑從政
所撰功績記文實語詳果有未聞知者詢其來由
則去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幕府親所聞見宣
司參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鏤之
集中以備遺焉岐下張發書

